



書海漫遊

在中國當代文學界，作家陳彥被認為是「近年最大的發現」，其每部作品都保持了很高的藝術水準。用評論家吳義勤的話說，陳彥扎實的寫實功底、深厚的文化底蘊、細膩的人物塑造、綿密的敘事風格賦予其小說獨一無二的品格，「給了中國文學一個又一一個驚喜」。

去年，這些「驚喜」匯集成《陳彥文集》二十冊，由內地太白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是陳彥的首部文集。從十五歲時受青年人都愛文學的風潮「誘惑」，湊熱鬧一頭扎進去，到如今作品等身，陳彥近日接受《大公報》專訪時總結稱：「生活根基是一個作家寫作的基礎，作家得培養這個『營養菌群』。如果沒有生活這個『酵麵』，肯定是蒸不出『白麵饅頭』的。」

大公報記者 張帥

陳彥

作家簡介 1963年生於陝西鎮安，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著有《大樹西遷》《西京故事》等數十部戲劇作品，三次獲「曹禺戲劇文學獎」；著有長篇小說《西京故事》《裝台》《主角》《喜劇》《星空與半棵樹》，三次（2015、2018、2023年）獲得年度「中國好書」，《主角》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多部作品在海外多語種發行。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陳彥。受訪者供圖

香港印象

只有時尚的大氣象，還有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精心守望。陳彥表示，香港也是文學重鎮，讀過不少香港作家的作品，像金庸先生的小說，還有劉以鬯先生的作品，對他的《酒徒》印象很深刻。當代年輕作家葛亮的《北鸞》《燕食記》也都讀過，非常精彩，而且有辨識度。

香港也是文學重鎮

陳彥去過不少地方，關注各地的風物，也常關注四方作家筆下的故事。他告訴大公報記者，自己曾多次來過香港，但都是出差，總體印象是繁華、現代、開放，地方雖小，車流量大，但交通秩序又很好。當然，也看到普通人住房的緊張。「香港是特別重要的城市，始終吸引著我們的眼球，並且關注度很高。這裏不僅是特別重要的城市，始終吸引著我們的眼球，並且關注度很高。這裏不僅是特別重要的城市，始終吸引著我們的眼球，並且關注度很高。這裏不僅是特別重要的城市，始終吸引著我們的眼球，並且關注度很高。」

與專職小說創作的作家不同，陳彥具有「戲劇家」與「小說家」的雙重身份，其首部長篇小說《西京故事》先寫的舞臺劇，感覺言猶未盡，遂又寫成了一部同名長篇。在陳彥看來，小說與戲劇是互補的，好舞臺劇思考的深度和寫作的技巧，值得小說借鑒。

戲劇與小說「兩棲」

他的長篇小說常常把戲文信手拈來，有時自成一體，為人物量身打造一段唱詞嵌入文本。越劇《人面桃花》的戲文「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在小說《裝台》中反覆出現。《主角》裏秦娥在古城牆奔走呼號，用一連串的胡板苦音升起一段段肝腸寸斷的秦腔：「夜沉沉，風嘯嘯，漫天楊花作雪飄……唯留春風當剪刀」。最新長篇小說《星空與半棵樹》更是以戲劇開頭，又以戲劇結尾，並在重要的關目安排了一幕活報劇。「戲劇是戴着鑲鑽跳舞的藝術，時間空間不允許你拉長伸展，大拆大卸。長篇小說更像是開出一條河流，有九曲十八彎，有靜水深潭，有飛流直下，有百轉千回。小說與戲劇應該互為依存、相得益彰，它們都需要講好故事，塑造好人物形象，也都需要在故事和人物背後折射精神思想與哲理的光芒。」陳彥說。

做生活的「有心人」

陳彥在陝西省戲曲研究院擔任過二十五年專業編劇，交叉任職過十幾年團長、院長。創作《裝台》時，為了寫好農民工群體，他經常穿梭在西安的勞務市場，認識了大量為劇場翻台的「裝台人」，他們身上裹挾的血肉經驗成為小說鮮活的素材。也因為與戲劇舞台上的各類「角兒」打了半輩子交道，對他們的生活如此之熟悉，讓陳彥在寫《主角》時經常「一瀉千里」，《喜劇》的創作也同樣如此，這三部小說組成了他的「舞臺三部曲」。

寫作方法有千條萬條，最根本是對生活熟悉，對不熟悉的生活，一個字也編不出來。陳彥說並非必須親身經歷，而是要用各種辦法去努力接近書寫對象，「最終骨骼與皮膚都可感時，才能下筆。」經過長期「瀝水發泡式」的生活體驗，只要閉起眼睛，許多人物就會開始走動、說話。評論家李敬澤曾評價，讀陳彥的作品，裏面的聲音與語調都不是外來的，「它就是這個世界內部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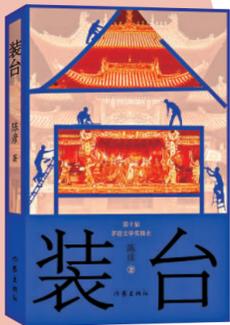
「每個作家都要依賴生活的『庫存』，無論他怎麼表述，沒有生活這個『酵麵』，肯定是蒸不出『白麵饅頭』的。」在陳彥看來，生活根基就是一個作家寫作的基礎，作家得培養這個「營養菌群」，如果能再做個「有心人」，那麼就能將「庫存」的邊界擴得更大。在此過程中，重要的是自然地體味，置身其中，而若刻意，反會着痕跡，只能得到生活的表皮。

為「小人物」立傳

閱讀「舞臺三部曲」，裏面看似聚焦演藝人生，其實都在講述人間百態。如陳彥在《主角》的後記中所說，戲劇讓觀眾看到的永遠是前台，而他努力想讓讀者看幕後，就像當初寫《裝台》，觀眾看到的永遠是舞台上的輝煌光亮，而從來不關心、也不知道裝台人的卑微與苦楚。他始終認為，「大人物」的生命世界裏已經塞滿了太多的好東西，因此應該把希望、美好與力量，賦予更多「小人物」。

寫「小人物」的故事，並非是要人勵志。陳彥指出，「人類創造歷史」不是一句空洞矯情的話，它是人類過往歷史的基本形態，司馬遷《史記》裏最精彩的部分，常常是那些普通身影的驚鴻一瞥。而世間一切偉大的藝術，必然與天地，與眾生緊密相連。換句話說，只有關注千千萬萬普通人的生命狀態，才可能成就一門偉大的藝術。

「無論文學還是戲劇，都不能缺失悲憫與人道情懷，更不能缺失對混沌，甚至幽暗生活的點亮。」陳彥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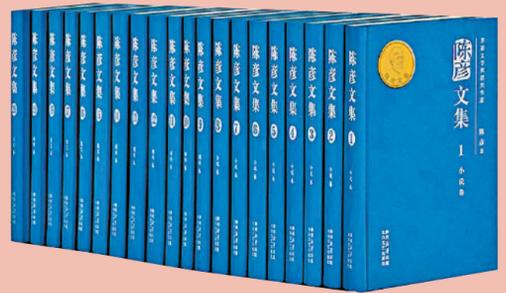


▲《裝台》，陳彥著，作家出版社。

首部二十冊完整文集出版

生活根基是作家寫作的基礎

陳彥



▲《陳彥文集》二十冊，太白文藝出版社。

「鄉土小說」是一個巨大命題

回眸故鄉 從鎮安到省城西安，再到近年調至北京，距離故鄉越遠，讓陳彥對鄉土的概念反而越來越清晰，其筆下許多人物的長相、生活方式、語言習慣都有故鄉的烙印。陳彥說，他對文學戲劇的夢想其實來自對那些兒時記憶與鄉土故事的擴大講述，講的是自己所知道的那個小世界的故事，並且想讓更多人知道，還有這樣一些人存在着、思考着。

他的每部小說都有諸多鄉土人物雜陳其間，甚至《主角》與《喜劇》的「主角」們，也都是鄉土間成長起來的人物。「作為一個創作者，能置身鄉土書寫的行列，深感榮幸而筆沉。『鄉土小說』是個巨大命題。鄉土書寫在文明進程中始終佔據主流位置，有人說是『重磅中的重磅』，毫不為過。」陳彥表示，鄉土記憶是他的生命底色，每次鄉土書寫都是他對故鄉的一次深情回眸。

這種回眸表現在作品中的多方面，除了「磨盤壓住手取不離」「牛馬不曳」這些極具地方特色語言的使用，也有對羊肉泡、葫蘆頭、水晶餅、滾水肉等地域特色美食的描寫。當然，更少不了飛揚「八百里秦川」的秦腔。

陳彥指出，戲曲裏裹挾了最大的民間文化，秦腔作為地方戲，必然打上大西北文化的深深印痕。自己半生寫出的幾十部劇作，大多與秦腔有關，以前還寫過兩年的「說秦腔」專欄。

「秦腔大氣磅礴，具有長空裂帛般的生命聲場，數百年來，它都在空曠的田野裏持續回響，帶着生活的顆粒、粗糲與豪放。」他觀察到，世界文化發展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就是一切都從民間起步，最後一點點進入廟堂，趨向精緻和把玩後，就會一點點收窄、甚或死去，想要重新提振起來，就需再回到民間，去尋找那個原初的、富有充沛生命張力的磅礴力量。而秦腔，就多次扮演過這樣的角色。



▲《主角》，陳彥著，作家出版社。

寫作經驗

「寫出時代的本質，才是最要緊的」

陳彥透露，對每部作品都會修改至少七八遍，《星空與半棵樹》就完整地修改了九遍，還別說個別章節的反覆推敲了。積累也很重要，《西京故事》原本是一齣舞臺劇，該戲的寫作耗去了他幾年的精力，僅創作素材就記了好幾本，因為素材太多，舞臺劇只動用了不到十分之一，之後才又寫了五十萬字的同名長篇小說。而平日裏，哪怕正在吃飯，聽到了一句有意思的話，如果他覺得特別精彩，都會馬上在手機上記錄下來。

在中國當代文學界，「文學陝軍」是一支勁旅，柳青、路遙、陳忠實、賈平凹、陳彥等一批代表作家深耕三秦大地，創作了眾多重要的文學作品。作為這個隊伍的一分子，陳彥認為陝西文學能生生不息，其中一個原因是「起起老秦人」下得狠心，吃得苦，有「咬透鐵錘」的「硬扎」精神，永遠把生活當養料，把讀書當作車之兩輪、鳥之兩翼，打準一口井，不打到最深處不罷休。

「把最熟悉的那一部分守好，同時也要努力去開拓生活界面，閱讀也是一種生活的重要補充。」陳彥還提到，小說家不能只讀小說，戲劇家不能只讀戲劇，電影藝術家不能只看電影，舞蹈家不能只看跳舞，那樣會使創作之路越走越窄，需要盡量打開閱讀的面向，微觀地考量一滴水裏所能呈現的大海影像。

在如今眾聲喧嘩的時代，多看多寫，仍是一個寫作的鐵律。陳彥建議，寫作者不要把自己簡單地定型在某一個類別，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象徵主義皆可融會，「寫出時代的本質，才是最要緊的」。過多關注外在形式，寫作就會讓喧嘩的東西綁架。到底想追求什麼樣的境界，得有自己的主意，同時還得有自己的定力。

新書介紹

易經其實也不難

單中柱



▲《連山易人和篇》，韓長龍著，當代中國音像電子出版社。

易經傳說是伏羲畫卦所創，周文王系辭，後經孔子註易，一直流傳至今至少有兩千多年。易經到底是一門怎樣的學問？它的本質又是什麼？

歸結起來可說是兩派，一是象數派，一是義理派。象數派屬「占筮」的神秘傳統，義理派屬「演德」的人文傳統。

「演德」，是因為隨着人類走出蠻荒和理性的張揚，易經超越了它最初的占卜功能，而昇華為一種人生哲學智慧。但「演德」難免有舊瓶裝新酒之嫌，「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象數易，因為回歸易的本源，也更接近原始易的真相。

對於易學的研究，需要更加開放的視野。一是「易」一體而萬用，學者需知道一點應用，這樣可避免在研究中隔靴搔癢。其二，易古有「三易」之說（連山、歸藏、周易），今之《周易》只是易之一隅，不能限於一隅而障全目。這就需要有更豐富的文獻。

韓藝先生乃當代連山易歸藏易傳人，據師言，三易其實是一「易」，包括客觀體系、時空體系、數理體系三大部分，在連山易中集大成。歸藏是連山易的延伸，歸是歸總、藏是隱藏，就是把或顯或隱的數歸總起來得到一個數，叫定數。它偏重於數理體系論述，如乾之策數216、乾之規數864等。

《周易·繫辭》言「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為何說易能與天地「準」？因為它的底層邏輯是「客觀」，它來源於古天文學。一個「易」字由「日、月」組成，它是古人總結出來的天地和日月星辰運行規律以及人事盛衰規律。古人定四季分八節，設八卦分陰陽，把八個節氣和八種物質結合起來模擬天道之運轉，推演「天人合一」的生存法則。

八卦者，聖人設卦觀象，天、地、風、雷、水、火、山、澤（父母、長男長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連山易經》云：「天地之大莫過乎風，風運地，地載山水澤；風頂天，推離成日光，萬物生焉」。天地和人倫長幼，它是客觀的。

四季者，春夏秋冬。時光永遠遠逝無情，但春夏秋冬無限循環。春花冬雪，它是客觀的。

干支者，古人用十天干十二地支來標註無形的時間而成「年月日時」。年月為一個系統，一年365天分12個月；日時為一個系統，一日分12時辰。昨天今天和明天，它是客觀的。

可以說，易經的底色是客觀的和唯物的，其中蘊含了人類極高的智慧。它通過對八種客觀物質之闡述，四季寒熱涼溫之分辨，然後分八卦，八卦演變成六十四卦，各系其辭，精細地推演爻變、象變，告誡人們如何對待自然變化和演繹人世間的人物、事物、行為等。

韓師之子韓長龍以家庭夫妻相處、子女教育培養和企業管理為切入點，著成《連山易人和篇》一書。全書從象數易入手，論述八卦、干支、爻位和值符等，對於當今易學專家和學者的研究當有啟發；又從應用出發，簡單明了，對於普通大眾了解易經和運用易經大有裨益。這也是這本《連山易人和篇》的價值所在。